

解说中国系列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刘德斌 杨军 ◎主编 杨军 金鑫 聂智昊 ◎编著



碰撞融合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WHEN CHINA ENCOUNTERED THE WEST

刘德斌 杨军 ◎主编
杨军 金鑫 聂智昊 ◎编著



世界学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碰撞融合: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 杨军, 金鑫, 聂智昊编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10

(解说中国 / 刘德斌, 杨军主编)

ISBN 978-7-5012-4361-7

I. ①碰… II. ①杨… ②金… ③聂…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
交流—文化史—研究—古代 IV. 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468 号

书 名

碰撞融合: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作 者

杨 军 金 鑫 聂智昊

责任编辑

王瑞晴 蔡金娣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赵 玥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电 话

010-85112689 (编辑部)

010-65265923 (发行部)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00×960毫米 1/16 14¼印张

字 数

18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61-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编序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化。这场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国与这个世界更为深入地融合在一起，而且也体现在中国对世界和世界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上。

中国曾经是“东亚病夫”，积贫积弱。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却没有能够挽救中国沦为西方列强和日本半殖民地的命运，中国在四分五裂中任人宰割一百多年！中国也曾经是“世界革命的摇篮”，1949年革命成功，独立、统一（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新中国先后公开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曾几何时，中国又变成了“世界工厂”，为全世界生产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同时也成为石油、矿石、谷物、汽车、飞机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种奢侈品最主要的消费国。无疑，对比过去的“贫弱”和“革命”时代，今日之中国对这个世界是一个更具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国度，也应该是一个更容易被世界所了解和理解的国度。

但事实上，正是中国这个“睡狮”真正“醒来”并开始“震撼”世界的时候，她却变得更容易被人曲解和误解了。读者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学术界和媒体关于中国的看法也变得更加极端，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中国责任论”到“中国统治论”，应有尽有。当然，也有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等的讨论和探索。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国成了一个世界之“谜”，因为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许多国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时代跨越，没有人能够完全令人信服地解释出个中缘由。围绕这个“谜”，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都在进行新的探索，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国学的内涵不断扩大，从事中国学的专业人员也大大增加了。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当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和经验，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或“中国学派”时，蓦然回首，却发现我们现在缺少的已经不是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了解，而是对“中国故事”的解读，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新的认知。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的中国学研究正在汇聚，无论我们怎么界定，“汉学”、“新汉学”或“中国学”正在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当然，对迅速变化着的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是象牙塔内顶尖学者的责任，而是应该和任何一种关心中国历史、现实和走势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在这之中，包括中国的学生、学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特别是那些肩负重任，走出和即将走出国门以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了解为己任的“文化使者”，也包括那些来到中国或在其他国家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外国学人。首批推出的《解说中国》系列丛书，就是为想要深入了解中国的中外读者提供一个对当代中国比较全面的描述。作者不求以惊世骇俗的“高论”制造轰动效应，而是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把一个承载着几千年文化传统，在经历了灾难深重的存亡危机之后，快速赶超上来的现代中国多侧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交流和判断：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和民族？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才刚刚开始，这种变化的根源和前景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判断和预期。世界需要认识一个新的中国，中国当然也需要认识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新世界。《解说中国》系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都是中青年学人，他们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思考者，也是解读当代中国变迁的探索者。他们愿以自己的作品启发读者的讨论，同时也欢迎有识之士的批评和指正。

刘绪铤

二〇一二年十月

目录



绪论

中西方的初次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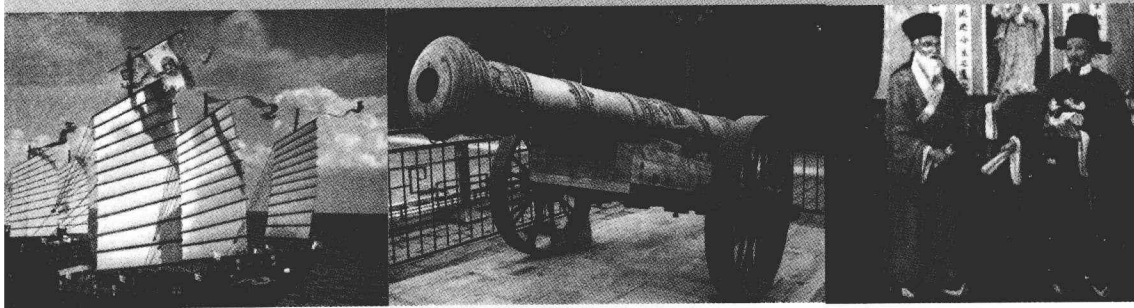
- 009 传闻中的异域
- 016 西汉初通西方
- 025 东汉再通西方
- 030 魏晋时中西遭遇的扩大
- 036 民族迁徙浪潮
- 041 异域风情的传入

盛唐前后中西方的接触

- 049 西突厥和拜占庭
- 062 大唐西进
- 065 阿拉伯帝国兴起与怛罗斯之战
- 072 拜占庭帝国与东方
- 078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宋元时期的东西方交流

- 089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 095 中外贸易的发展



- 105 穿越欧亚大陆的蒙古人
- 118 教皇的使者
- 125 天主教进入中国
- 130 旅行家的时代

中西方交流的转折时代

- 139 辉煌的海上壮举
- 148 明中后期中西方的几次冲突
- 158 明清之际基督教在华传播
- 171 西学东渐
- 176 西方发现中国文化

清中后期中西方的交流与对抗

- 187 长期禁教后的西方来使
- 196 中西军事碰撞的开端
- 205 洋务运动
- 215 甲午战争
- 219 义和团运动与清末变法

绪论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很早就已经顺流而下，发展至东部的沿海地区，受阻于茫茫大海之后，中华民族开始转而向西方发展。

早在先秦时期，有关西方昆仑圣山、山上的神仙西王母有不死之药的传说，就已经透露出一些关于中国西部的信息。《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的远行，其终点站究竟在今天何处，学者们的看法尚不能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一次向西的远行考察却是没有疑问的。因此我们说，可能自西周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已经给予西方世界以高度的关注。

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印度天文学家发现的二十八宿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础。也许，与之相伴随，还有一些印度次大陆的古老神话故事也传入中国，并被糅合进中国的古老神话之中。这一切都证明，先秦时期已经存在一条中国与西域交通的路线，中国与西域之间已经存在着文化方面的互动，中国向西发展并不是张骞通西域之后才开

始的。

但是，张骞通西域之后，汉王朝建立西域都护府，对今天中国的新疆以及部分中亚地区建立起牢固的统治，保证了贸易路线的畅通，这有力地推动了丝绸之路走向繁荣。

先秦时期，可能中国商人已经进入中亚。据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当时欧洲也有商人前往中亚一带贸易，《历史》里所记载的东方部族的故事证明，当时的欧洲人对黑海、里海乃至咸海一带的情况并不陌生。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商人与欧洲商人是否在中亚相遇？或者换句话说，此时期中国与欧洲之间是否已经出现了直接交流？遗憾的是，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虽然中国商人可能已经进至咸海以北，欧洲商人可能已经远达阿尔泰山以北，但是，因为习惯的路线不同以及贸易地区的差异，中国商人和欧洲商人在中亚失之交臂。这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与西方世界擦肩而过。

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大大地增加了。最晚在三国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对“乌迟散城”的记载，而当代学者多认为，“乌迟散城”就是罗马帝国控制下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对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的记载也逐渐丰富起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们，甚至能够对共和时期的罗马政体进行描述，这毕竟是与中国人习惯的君主集权体制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

但是，丝绸贸易的空前发展，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对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形成了阻力。当中国派甘英率一个使团出使罗马帝国时，在中亚，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有意欺骗和阻挠，以至于他们主动放弃了这次出使。这是历史上中国第二次与西方世界擦肩而过。

我们甚至难以估量，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如果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将可

能怎样地改写人类的历史。

至少通过中国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对于欧洲的了解越来越多，但是，从大量模糊的资料中我们无法肯定，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中国与欧洲之间是否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中国与欧洲之间，间接的联系始终是存在的，有时候，两者之间的历史进程还具有明显的关联性。汉王朝与匈奴人建立的草原帝国之间的决战，在持续数十年之后，最终导致了北匈奴在战败之后西迁，在历经近四个世纪的迁徙与周折之后，匈奴人出现在欧洲，被其击溃的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内避难，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多米诺式的民族迁移浪潮，以及所引发的动乱，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匈奴人的最后一个单于阿提拉，也成为欧洲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

也有学者认为，继匈奴人之后进入欧洲的阿瓦尔人，就是见于中国史书记载的柔然人。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阿瓦尔人的迁徙，是又一次源自中国的引起欧洲多米诺式民族迁徙浪潮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反映出中国与欧洲历史进程的相关联性。

此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与汉王朝瓦解之后的中国，都忙于应付内乱，彼此对外部世界的探索都中止了。新兴起的草原民族突厥人逐渐成为沟通东方与西方的桥梁。美国著名内亚史专家丹尼斯·塞诺认为，草原游牧世界的重要历史功绩之一，就是连接与沟通不同地域的农耕文明，包括中国与欧洲，这一点在突厥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但是，在受到唐王朝的打击，东、西突厥帝国相继灭亡以后，突厥人的对外移民，却没有沿着从前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的道路，进入东欧，而是向西南，越过阿姆河、锡尔河进入了中亚和西亚各地，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突厥各部成为左右阿拉伯帝国的一股新兴起的政治力量，并在皈依伊斯兰

教之后，最终建立起突厥民族的伊斯兰帝国，这就是奥斯曼土耳其。时至今日，突厥民族仍旧是西亚四大民族之一，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仍旧存留的印记。

在灭亡西突厥之后，唐王朝在西域的势力达到极盛。几乎与此同步，在其西方的阿拉伯帝国也走向了鼎盛时代。阿拉伯帝国的势力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伊比利亚半岛，无形中对欧洲形成了半包围，阻断了欧洲的对外联系，也阻断了中国与欧洲进行直接接触的可能。

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双方间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在中亚进行的怛(dàn)罗斯之战，以唐王朝的战败而告终。盛唐时代的中国也未能与欧洲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是历史上中国第三次与西方世界擦肩而过。

很难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与互动的欧洲，步入了中世纪的黑暗，而在怛罗斯之战以后不久，中国爆发了安史之乱，熔铸多元文化的盛唐文明衰落下去，中国也陷入了分裂与对峙之中。

公元9世纪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解构”的时代，蒙古草原上的回鹘汗国瓦解，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瓦解，大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非常类似地陷入藩镇割据的混战之中，唐朝的皇帝和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同样的名存实亡。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里，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或许，蒙古人的出现，就是对9世纪以来持续的世界碎片化趋势的反动。依靠强悍的武力，特别是游牧民族的高度机动性，以及残酷的杀戮，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蒙古人不仅在中国消灭了长期分裂对峙的金、南宋、西夏、大理、吐蕃、西辽等政权，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而且通过三次西征，消灭了中亚、西亚各地的伊斯兰割据势力，使阿拔斯

王朝寿终正寝，并将东欧波兰以东的全部地区都纳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如果不是埃及马木路克的军队在叙利亚草原与蒙古骑兵的决战中获胜，看来蒙古人还很有可能会冲入非洲。

这一次，欧洲主动地前来联系蒙古人，教皇的特使深入草原去谒见蒙古人的大汗。他们希望能够劝说蒙古人停止对基督徒的残酷屠杀，当然，如果能劝说大汗接受基督教，或者是与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伊斯兰世界，那就更好了。面对十字军东征的不可避免的失败，欧洲也正在思考对付伊斯兰世界的新方法，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蒙古人来得正是时候，他们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正是欧洲基督教世界想做却一直未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由于对欧洲基督教世界不甚了解，更由于一系列军事成功造成的蒙古统治者的傲慢心态，蒙哥大汗在回信中只是以统治者的口吻要求罗马教皇归顺，却并未考虑如何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相合作的问题。因此，尽管蒙古人在西征以后，在俄罗斯草原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却并未加强与欧洲的联系，金帐汗国的注意力始终是面向东方的，倒是立国于伊朗高原的伊利汗国，曾经为了对付同族的金帐汗国，而一度遣使欧洲，寻求同盟者。这是历史上中国第四次与西方世界擦肩而过。

宋元时期，经历长期的技术发展，中国的海上航行终于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的对外贸易由以陆路为主转为以海运为主，海上丝绸之路步入繁荣。作为这一繁荣的顶峰，在明朝初年出现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明朝的庞大船队七次出海，无论是其船队的规模、技术，还是船的吨位，都是此后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完成环球航行的达·伽马的船队所无法相比的。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达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以及东非的很多地区，甚至有学者推测，郑和的船队可能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达过欧洲。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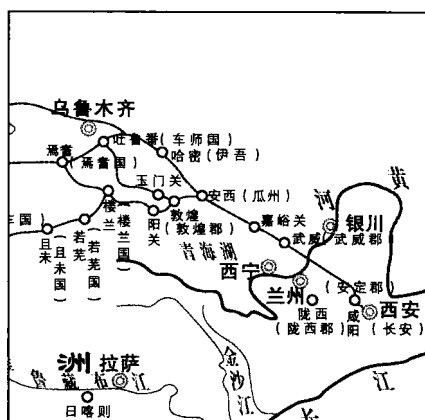
是历史上中国第五次与西方世界擦肩而过。

此后的中国走向了闭关锁国，只有等待着欧洲来发现中国了。

最早来发现中国的欧洲人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基督教在华传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传教士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并对欧洲的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起源于英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实际上就是受中国科举考试启发的产物。但是，由于“礼仪之争”，导致康熙皇帝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这一短暂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往也就戛然而止了。这是历史上中国第六次与西方世界擦肩而过。最终，中国与欧洲的直接面对，就是近代欧洲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了。

历史上，中国与欧洲曾经有过和平接触的契机，但遗憾的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如果抓住历史的机遇，也许，后来那种中国与欧洲的不愉快相遇本来不是可以避免的，人类的历史可能也会早就步入另一条轨迹。为了把握好明天可能来临的机遇，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

中西方的初次遭遇



中国史书记载，中西交通的开始是在汉武帝时期，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过于保守的。虽然我们不能对中国与域外的交往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界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汉武帝之前，中西之间的遭遇时有发生。不管是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四征不庭，登昆仑之丘；尧、舜、禹西游，见西王母；还是穆天子西征；乃至秦穆公称霸西戎，拓地千里，都是中西遭遇的典型代表。

汉武帝通西域之后，中国和西方的交通与交流日益扩大，并正式走向今中国之外的地区，中西方的遭遇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国家化。中国与西方的碰撞正式展开。

传闻中的异域

汉武帝通西域之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虽然不多，但是双方都互有耳闻。虽然传闻有差异，却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认识，和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了解。

传说中华民族开国之祖黄帝，征战天下，最西曾到达昆仑之丘。虽然学者对昆仑所在地说法不同，但是较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位于今新疆的于阗。又传说黄帝曾经派遣伶伦出使大夏，也就是西方史书中记载的巴克特里亚，在今阿姆河南岸。大夏国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建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经到达过大夏国。不管这些记载是否值得我们相信，这毕竟反映了古时人们对遥远西方的了解，以及当时华夏民族与西方世界的早期接触。

三皇五帝时期，毕竟太过遥远，反映西周时期一段历史的书籍——《穆天子传》，是一部记载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著作，书中详细记载了周穆王在位55年内率师西行的盛况。

《穆天子传》发现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在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历史学界通称为“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共分六卷，前五卷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马（赤骥、渠黄、绿耳、盗骊、骅骝、白义、逾轮、山子）西征之事。书中详细记载了周穆王西征的路线：首先由今河南漳水出发，北至井陘（xíng），而后到内蒙古，向西渡过黄河，至西宁，

然后到达青海黄河之源；再之后由河源出发到达于阗昆仑，再至春山（今葱岭），至赤乌国（在春山西三百里，今塔吉克族的先世）。然后，周穆王北征东返，至群玉山，由群玉山西征，至铁山，再西行三千里，到达西王母统治的地方，与西王母宴饮酬酢。

甚至有学者认为，周穆王所驾的八匹骏马也并非来自中原，中原自古不是产马之地，这些马当是来自居住在华夏族以西或以北的游牧民族。

西周初年，在其遥远的西方是古代波斯，当时两国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直接的交往。《穆天子传》中甚至记载了周太王亶（dǎn）父封其壁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的故事。而古代波斯诗人费杜西（Firdusi）在《帝记》（原名《沙那美》，Shahnameh）一书中，也曾记载了古波斯与中国的许多交往，其中就有波斯王哲姆锡特（Jamshid）娶马秦国马王汗之女的记载。对比两者的内容，我们不难猜想：马王汗，极有可能就是周太王亶父，而哲姆锡特亦很可能是周的壁臣长季绰的转音。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显然在西周初年中国已经与远在西方的古波斯帝国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另外，在《穆天子传》中甚至还有对春山之下“悬圃”的描述，悬圃的种种情形，不仅使我们联想到举世闻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这也许是那曾经到过巴比伦城的远方来客，对这座古代世界最伟大的辉煌建筑的模糊记忆。

除了《穆天子传》中有对西王母、昆仑山的描述之外，在中国另一部神话性质的著作《山海经》中也有对他们的描述。另外，夸父逐日的故事也有可能反映了远古时期的部落向西北的一次民族迁徙。《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海外西经》中还描绘了一个“沃民国”，地处是比“西王母”更西的地方，那里生活着一群长有翅膀的民族。后世学者研究认为，这些记载尽管有些荒诞，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对西亚两河流域的最初了解，